



禾林小说

HARLEQUIN
一世情缘系列

追
梦
新
娘

追梦新娘

莉·麦可 著 白忆梅 译

THE BEST-MADE PLANS • LEIGH MICHAELS

莉·麦可 著
白忆梅 译



114

70

1

现代出版社

I14
79
1
一世情缘系列

追梦新娘

THE BEST-MADE PLANS

作者: Leigh Michaels

莉·麦可

译者: 白忆梅

禾林

现代出版社

图字：01—95—82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梦新娘/()麦克(Michaels, L.)著;白忆梅译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 1995. 11
ISBN 7-80028-301-1

I. 追… I. ①麦… ②白… II. 小说-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19424号

一世情缘系列

追梦新娘

THE BEST-MADE PLANS

原著: 莉·麦可 (leigh Michaels)

译者: 白忆梅

出版: 现代出版社 禾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
(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号 邮编 100011)

责任编辑: 张俊国

印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6印张

版次: 1996年1月第一版 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25000册

Harlequin®, 禾林, 及 Joey Device (谐角图样) 商标为加拿大高哈利查恩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。

非经著作权人同意, 任何人不得重制、抄袭或转载本书全部或部份内容、或为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。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, 如有雷同, 纯属巧合。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
Harlequin Enterprises BV

书号: ISBN7-80028-301-1/I·065

定价: 6.20元

主 要 人 物

骆凯琳：二十八岁，金发碧眼，专业新娘顾问。性格稳健，处事明快，感情上曾为寇培恩所伤害。

寇培恩：三十岁。黑发灰眸，为专业建筑设计师。自然率真，颇有赤子心。行事不羁，但心思细腻。决心寻回旧爱。

温迈克：骆凯琳未婚夫。为事业有成的生意人。行事一丝不苟，感情上极自私并且为大男子主义者。

骆安莉：凯琳之母，衷心希望女儿能找到真正的幸福。

芬妮：房地产中介人，为骆凯琳和寇培恩共同的朋友，对寇培恩更有爱心。

吉儿：专业摄影师，为骆凯琳和寇培恩共同的朋友。

萝拉：凯琳的顾客之一，在筹备婚礼期间使凯琳重新反省自己的处境。

迟到新郎

骆凯琳

走进礼堂 婚姻还不见得牢靠
稍有差错 爱情就须继续长跑
别人的婚礼只见新娘乱了手脚
我的婚礼只有新郎突然不见了

紧张送走了每个人脸上的微笑
失望开始将雀跃的心儿拥抱

这个婚礼虚掷了多少青春年少
盼最后关头 你带着温馨赶到

1

教堂里并不安静，仍充满了各种细小的声音——如水波般轻轻流泻的风琴声，正弹奏一首广为流传的情歌；出席来宾相互的低声交谈；偶尔来自不同角落的一两声咳嗽；甚至连晚到宾客就座时，衣服所发出的沙沙声都依稀可闻。而在这些表面的声音之下，空气中所凝结的仍然是一股骆凯琳早已熟悉的屏息期待。这样的气氛曾经困扰过她，因为仿佛来宾所期待的是正规婚礼之外的任何失控场面。但是现在她知道，每当新娘即将步上圣坛走道之前的气氛都是如此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

她静静地走进靠近圣坛一侧隐蔽的角落，以便对全场的布置、摆设做最后一遍快速的视察。在那里几乎没有谁能看得出来，当然她也不希望引起注意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日子里她总是穿得如此简朴——像今天，一身咖啡棕素色连身裙聊缀以样式最简

单的饰物——而且只沿着场边及后方过道谨慎地走动、来回地检查——总是不停地检查。

此处视野极佳，她的视线能扫遍这圣马太教堂的每一寸地方，注意到每一绺缎带是否都结得整齐；每一根蜡烛是否都挺直而且燃得旺盛；每一朵插在圣坛上的花朵是否都鲜丽地盛开。这一次的主色是青苔绿搭配蜜桃红，在这六月的黄昏里，这样的色调组合尤其显得更加出色。

检查完毕，凯琳又往新郎休息室的房间里窥探，确定新郎没有紧张得“临阵脱逃”后，便沿着侧边走道径往新娘休息室走去，一路上她只以点头、微笑招呼朋友或顾客。半途中她注意到母亲骆安莉不寻常地对她竖起拇指，像是在打什么暗号。

是鼓励吗？凯琳眨着眼觉得有些意外。这场婚礼马上就要进行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前置作业能达到尽善尽美吗？但是无论如何，那手势应是母亲对她信心十足的表示，不管有没有必要，都令她打从心底涌上一股温甜。

就在他走到教堂后面时才蓦然看见他。他独自坐在一个隐蔽的角落，仿佛是在婚礼

进行前最后一刻才悄悄地潜进会场。但是他的出现显然已经曝光，凯琳这时才明白刚才母亲那个小手势的含意。母亲已经先发现他，因而想表达对女儿的支持之意，或许也想阐明立场，表示她原先并不知道他今天会出现在这里。

其实母亲的心思是多余的，凯琳在心中告诉自己。寇培恩回来参加他侄女安琪的婚礼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？经过了这些年，她已经能够以平常心面对他的出现了。

寇培恩，她想着，那个迷人、风趣、富于魅力，同时也顽固、专断、自我中心的寇培恩，是那种永远不会在一个地方或为一个女人安定下来的男人。

经过十年的浪迹天涯，他终于又回来了。

他一身剪裁完美的浅灰色西装和精心修剪过的黑发，使他看起来既沉着干练又值得信赖。一般来宾会猜想他应该是一位律师、一位医生，或是机械工程师之类的，正好都符合他父亲原先对他的期望，但这也正是令凯琳尤其感到滑稽和讽刺的地方。他身上唯一和专业人士形象不甚相称的是那晒成古铜色的肤色，然而却诚实地说明了他真正的生活

类型。

过去几年来他四处打工，曾干过餐厅洗碗工、计程车司机和冲浪板教练。凯琳之所以知道这些，倒不是因为他曾经捎给她任何只言片语，而是在春岗这样的小镇里，没有什么事能逃得过人们的议论纷纷。尤其是有关于寇培恩的飞短流长——那个曾经让人寄予厚望，却因那场家庭悲剧而整个改变的年轻人——更是传扬得特别迅速。

她走近他的时候，他抬头看着她。凯琳发现自己目光直直深入他冷漠的暗灰色眼眸之中——她绿色的眼睛微微睁大，不由自主地迎向那股瞬间爆发的冲击。但她随即强使目光移开，并加紧脚步想尽快走到教堂后面。

正当她经过他所在的那一排座位时，却一脚踏在磨石地上不平的地方，她的高跟凉鞋顺势一滑，发出一记尖锐的摩擦声，引来很多宾客的引颈探头。所幸寇培恩及时伸出手让她抓住，才使她免于跌倒。但她仍费了一番劲才使身体恢复平衡。“谢谢。”她低声地说，然后很快地放开手继续往下走。

接下来的片刻里凯琳极力想掩饰脸上的窘态，心中不禁气恼地责怪圣马太教堂当局。

这时司琴开始弹奏另一首情歌。新娘的母亲原本在大厅外来回踱步，一听到换了曲目便停下来问道：“是不是该我出场了？”她一脸彷徨地从厅门外探向那间小小的新娘休息室，仿佛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

凯琳拍拍她的手臂说道：“马太太，一切都会顺利进行，不要紧张。”然后让一位引导员挽着马太太的手臂进入教堂正厅。说实在的，像这样的场合，如果没有专人认真地打理一切，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局面！凯琳不禁在心中感叹着。

她来到新娘休息室门口，里面大腹便便的摄影师吉儿正替新娘摆定姿势，准备拍摄新娘和她的伴娘们以及一位小花童的合照。新娘已是一副泫然欲泣的神情，但在凯琳看来，那却是恰如其分的完美。待摄影师按下快门后，凯琳随即说道：“时间到了，小姐们，该进礼堂就位了。”

凯琳指导伴娘们排成一行，接着给司琴打手势，然后计算着节拍，让每一位伴娘出场的间隔时间都相同而且步伐一致。她只希望不要有人走到铺有白色地毯的走道之外，因为万一在磨石地板上打滑，可不见得都会

那么幸运地有人扶住。

她不禁想到刚才寇培恩伸手扶住她的那一幕。他手臂上的肌肉如同钢索一般，显然他是在什么地方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才练就出那般力气。往后她再听见人们对寇培恩这方面的议论或传言，将不会再有所怀疑。

趁着进场仪式进行到最后的时候，凯琳敏捷地由侧边走道一闪而过，在她母亲身旁坐下来。紧接着婚礼正式开始，由教堂执事人员致开场词——各位亲爱的来宾，我们在此齐聚一堂……

“寇培恩也在这里。”安莉低声说道。

“我看见他了。”

“你怎么没有提起他会来？”

“我根本不知道！他一向不按牌理出牌，这次连邀请函都没有回复。”凯琳埋首于婚礼程序单中，津津有味地读着，仿佛以前不曾见过似的。

凯琳刻意的作态当然瞒不过母亲的眼睛。但安莉只叹了口气却不再说什么，她翻着手上的程序单，注意力又回到进行中的仪式。

他来不来跟我又有什么相干，凯琳想着，

十年来，他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给我寄过。其实我也不想得到他的消息……

她相信他的出现也曾引起其他很多人的猜测。虽然近年来不曾有人在她面前提起他，但她知道，春岗镇民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。凯琳想到这儿，心情不由得陡然一沉。当初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总有一天她会嫁给寇培恩——包括她自己都这么认为。然而那场悲剧的发生却彻底改变了寇培恩的想法，他断然背离了成家立业的常轨，过起自我放逐、四处漂泊的生活。他离开以后，所有的人都对凯琳感到难过和同情……

而现在寇培恩回来了，春岗镇上的每一个人都在等着看……不会太长的，她提醒自己。也许只是这个周末，也许三或四天，他就会走了。因为寇培恩不会让自己的生活被任何事物所羁绊。

凯琳确定每一个接待环节都准备就绪。她提醒自己，他们当然希望整个婚礼都能进行得顺利、高雅、完美。而另一方面，如果出了差错，也好有个人可以责怪。

舞会已开始，凯琳正提醒着乐队指挥要

演奏各式舞曲，不能单只迎合时下年轻人的喜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新郎尼尔来到她身旁鞠躬邀舞：“我可以和你跳只舞吗？”

“尼尔，你知道我不在这样的场合跳舞——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注意。”

“在我看来一切都够完美的了。来吧，凯琳！”他说着向乐队指挥打个手势，那位指挥会心一笑便奏起华尔兹。不容凯琳再推辞，尼尔已将她带到舞池中央，并且热切地说：“这里就属你舞跳得最好，不让你一展身手那才真叫浪费！我很意外迈克居然按兵不动！”

“迈克知道我做事的原则。”

“凯琳，你真的做得很好，我顺便要趁这个机会向你致谢。今晚你也是我们的来宾之一，我要你在剩下的时间里好好地玩个尽兴——这是命令。”

她摇摇头微笑着说：“就跳这只舞，尼尔。”

这时有只手搭上尼尔肩头，“去和你的新娘跳舞，尼尔，让我和凯琳打声招呼。”

那是凯琳已有十年不曾听到的声音，她永远也忘记不了那声音里曾经充满着愤怒、沮丧、痛苦和……然而现在却只透着满不在

乎的戏谑。“看在我们过去的份上，和我跳只舞吧，小咪？”寇培恩转向她说道。

小咪？他以前常常这么叫她，只是她再也记不得当年他声音里是如何的亲昵和温柔。她真想重重地踩他一脚然后掉头就走——如果真要看过去份上的话。但是此刻她正站在舞池中央，有太多的眼睛在看着。不论寇培恩是多么罪有应得，她也绝不能在安琪的婚礼上做出那样煞风景的事。她只好举起一只手放在他肩上，另一只手略带犹豫地放在他手中，让他引领在场中翩翩起舞。他最后一次拥抱她时……

不可以！她在心中断然地告诉自己，不要再胡思乱想，那些都已不再重要了。

“不要叫我小咪。”她说道，声音比平常略显沙哑。

寇培恩故作感伤地摇摇头：“你该不是要告诉我，自从我离开以后，你就变成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分子吧？”

“还不至于。”她冷冷地回应。

“恕我失言。激进的女权主义分子怎么可能从事新娘顾问的行业嘛！她们应该在教堂外面带头示威，抗议古老仪式对女人的要

求。”

“如果你对激进女权分子的定义也包括反对婚礼，那么你远比我更有资格成为他们的成员，不是吗？”凯琳话中有话地刺他。

他眼中顿时充满笑意，灰色的眼眸也随之亮：“你还是这么伶牙俐齿！说真的，春岗镇真有那么多人结婚需要请个新娘顾问？”

“应该是吧！不过我的工作要做得好还需要时间。我从事这份工作只有八个月，所以也承办其他的宴会。而且我手上就有几件订在一年以后的婚礼预约。”

寇培恩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，“这些人一定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才能结婚？”

“他们要的是美好的婚礼。”她纠正他，“现在不只是新娘因有工作在身不能亲自筹备婚礼，连她们的母亲也是一样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请新娘顾问负责打理一切，让结婚双方的家人完全没有后顾之忧。”

“你就是那位专家，当然这头衔是你自己戴上的。”

他说话时的语调令她不由得皱起眉头，但她只肯定地回答道：“不错，但也不全然只

是虚名。在这之前，我有任何朋友结婚，我都会帮助他们筹办婚礼，虽然不是很正式的独挑大梁，但是也累积了不少经验。我知道我可以胜任专业新娘顾问这份工作。”

寇培恩欣赏似地吹了声口哨，“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得起来，这倒是不错的工作。我只希望你有办法让顾客了解你的角色是不可缺少的。”

他话里的讥讽使她恼怒了起来，“你何不干脆就说你认为没有必要的不只是婚礼，还包括婚姻！老实说，既然你对婚姻是这样的看法，我还真惊讶你居然会在这里出现。”

“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婚礼。”

“噢——难怪你连邀请函的回条都懒得寄回。”凯琳语带嘲讽。

他摇摇头，“不是。我隔了好久才收到邀请函，所以来不及寄回。我常换住处。”

一点也不令人意外，她想，他依旧漂泊成性。但她仍不由得想着，要是没有发生那桩悲剧，他还会成为今天的他吗？那场夺去他家人的悲剧，究竟是使他受到刺激而变得不羁，还只是单纯地释放出原本就存在的他性格中的叛逆？

“再说，我并不反对安琪的婚姻。”他补充说道。

“只反对你自己的，是吗？我想有些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”她话一出口便觉后悔。

“小咪，难道你对那件事还存有恨意？只是因为我不想和你结婚。”

“还有什么好恨的！要是我真嫁给你，我大概就守寡了。”凯琳字字铿锵地说。

“嗯，有可能。”他似乎不以为然，“看，我没有娶你，替我们大家省了多少麻烦。”

她故意将舞步踩慢一拍踢了他脚踝一脚。而当他做出抗议时，她装出一脸歉然的微笑解释道：“我大概有点累了。”乐队指挥像是在报复她刚才对他的提醒似的，她从未听过一曲华尔兹竟然演奏得这么久。

“跳华尔兹跳累了？我不相信。以前我每天晚上睡觉时总是想象着和你一起跳华尔兹的情景。”寇培恩的话令她瞬间屏住气息，但她随即强使自己恢复正常的神态。

“当然啦，那时候我待在丛林里，”他务实地补充道，“也没什么其他的事好想。”这回他倒是敏捷地闪过她的踩踏攻势，脸上不禁表现出得逞的笑容。“对了，”他接着话题